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庚子詩鑑

龍顧山人  
(郭則澐)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 庚子詩鑑 (一)

白蓮構煽又青蓮。孽衍端從嘉道前。至竟先朝乾照遠。詔書預禁義和拳。

邪教之源流遠矣。當康熙盛時。白蓮教已潛滋萌蘖。其支流別衍爲青蓮教。起自川南。而蔓延及於湖廣。杜筱勛詞所謂神迷白挺。口誦青蓮者。卽義和拳之類。伏讀嘉慶十三年七月間諭旨。給事中周廷森奏稱江南之徐州府潁州亳州。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兗州府。多有無賴棍徒。拽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名目。橫行鄉曲。欺壓善良等語。因飭申禁嚴懲。蓋其時邪教已盛。後來林清之變。至震驚宮闕。卽八卦教也。庚子義和拳之亂。亦起自曹竟。可知卽其遺孽。

離宮敷衍義和門。頭殿同依邵老爺。季葉萬尤無漏網。甯知釜底聚游魂。

嘉慶時嚴緝教匪。詔下迭經查獲多起。如濰州人王秉

## 龍顧山人

衛。以大乘教清茶門名目傳授徒衆。流衍吳楚。盧龍人王殿魁世傳邪教。有九蓮如意皇極寶卷真經元亨利貞鑰匙等物。經直督邢文毅訊明絞決。尋又在滑縣獲嚴字教首王中。坎字教首林清。此外又有大衆教。金丹教。八卦教。義和門。如意門。統稱爲離宮教。顧殿眞人邵老爺名下。邵名生文。商邱人。已於乾隆三十六年正法。而彼中仍崇奉之。嘉慶六年後迭獲鉅鹿好話教孫維倫等。金丹八卦教及八卦教首李經揚玉山劉坤等。離宮教楊俊等。一姓香摩卦教齊開章等。佛門教吳久洛等。白陽教邊二等。紅陽教馬楊氏等。如意教邢士魁等。率皆散族謀逆。俱置重辟。或處凌遲。其曰好話教卽大乘化名也。若傳習義和門者。則有青縣之季八葉福明尤明。故城之萬立業。均經緝獲正法。

避敵傳聞擅呪詞。恍如天外傳靈旗。節旄文徽

名臣目。肯附神壇老祖師。

那文設緝獲義和教匪原疏請義和門實離官教之支流。其教以練習拳棒爲由。託旨神靈附體。念誦呪語。能禦槍礮。有老祖師大師兄二師兄等名目。其爲邪教無疑。奉諭務將傳習之人。盡數收捕。分別凌遲斬遣。不可少有姑息。致留餘孽。聖意嚴切具見。其稟牙復張者。或誤於有司之照子耳。

紙人放疊似金盃。壓虎會驚越客談。邪術同源成異派。江南痛毒又燕南。

康熙時江浙間卽有教匪專窮人髮辮。見於詔旨。迨光緒初復有教匪嘯聚於九龍山。挾術恣擾吳越間。蘇杭各屬尤甚。居民往往無故失去髮辮。或於空中捏人脫體爲毬爲字。赤痕不滅。呼爲打印子。又或翦紙作人獸形乘夜出祟人。中者若夢魘。必有人猛呼。助以火光金聲始甦。呼爲壓虎子。江南謂之白蓮教。亦離官類也。於時國運未傾。故爲患一時。終至自敗。

蓮花座下夢模糊。當局神茶一著輸。抱臺黃臺同此恨。還宮重憶看胡盧。

南皮張文達未貴時。嘗夢跪觀普大士座下。一白猿前跪。與大士語。喃喃不可辨。大士顧謂文達曰。汝善輔之。先公與樞直舊友追話諸老軼事詩所云圖讖設齋

風。禍唐知不免者指此。蓋親聞文達言之者。孝欽后晚年嘗語人曰。平生一無過舉。惟庚子一事如壁之有瑕。然無戊戌之變。不至有庚子之敗也。當戊戌秋謂復生孽責愆廷以兵圍頤和園。效漢孝故事。袁伴誑之。而密告直督榮文忠。文忠卽日詣瀾園密陳於太后。遂決再訓政。其還宮也。謠云看所種葫蘆。孝欽喜此於宮中隙地多種之也。

宮廷廢立事非常。傳示官衙嚴禁方。兩字滅洋廢異幟。只緣中外口難防。

戊戌政變後。德宗稱疾。詔各行省舉良醫。日以醫方頒示京外各官署。尋遂有廢立之議。崇綺剛毅等主之尤力。己具疏矣。就商於榮文忠。文忠方擁爐。投其疏火中。諸人曰。太后命就商之。何得乃爾。文忠曰。我自當之。糊日見太后。伏地痛哭曰。上無失德。外人且以爲英主。一日出此。傳之各邦。則太后數十年之聖名掃地盡矣。太后大感動。江督劉忠誠亦有電諫阻云。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事得廢。忠誠之薨。文忠輒以聯語云。老成謀國中外同乎大局倚安危天許忠誠無媿色。道義訂交始終無間平生共休戚我尤悽痛失知音。可徵二公深契。時人輒忠誠句云。讀史知周勃。王千秋過榮文忠故宅詩以狄梁公喻

之。良不壞也。端王等以此恨外人甚。適學業揚扶清滅洋之機。自謂有神術。槍不入。乃大喜以爲天助。欲假其力盡戮外人而促行廢立。幸欽初頗感之。嗣見端王等事事劫持。有尾大不掉之勢。始悔之。已無及矣。

魚服何曾降白蟒。頗疑妖讖兆豪盛。嗚呼一尉原狼賤。誰似龍江辣手人。

張文襄年譜載己亥十月朔州獲犯。自稱楊國麟。語言狂悖。及解省訊之。供詞益誕。自云天下一人。信國自稱諭旨。迨十二月適有旨立溥儀爲大阿哥。及元月停止升殿。於是訛言繁興。人情惶惑。文襄親提訊鞠。供名李成能。山西平遙人。業商。以游蕩破家。前此所供。皆會匪洪春圃教唆。以其悖逆狡詐。卽於庚子二月正法。余聞李子申提學計。是犯下獄時。典史某攜赴京驗看。以乏資爲人所窘。得其詞論立解。見衆人皆敬之。意必貴人。於獄中事之甚謹。乃至拜跪白事。犯益自詭。下手勒命典史爲武昌守。一時監司以上官。多未及親德宗。不敢遽定其非。嗣嘗知聖駕尙在宮中。始嚴訊之。乃吐實。該犯正法。典史亦借他事奪職。龍江句謂乾隆中有僞皇孫遺戍黑龍江。在皮招搖惑衆。松文清奏誅之。

唱徹街頭二四歌。從來閩八動兵戈。果然看到紅燈照。一點秋星現女娥。

民間相傳閩八月動刀兵。故林清之變。亦因是年閩八而起。幸匪亂前京師里巷童謠云。道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滿街紅燈照。那時纔算苦。又有衍其語爲傳單者。謂某處掘出石碑文云。暫時不算苦。二四加一五。天下紅燈照。那時真是苦。庚子連去信。緊防黑風口。電線不長久。江山問老叟。二四八中一羣猴。大衙小巷任他遊。西方來了一男子。只見男子不見猴。其語頗實解。挨戶散布。不知其何自至也。及亂作。有女子紅衣紅裳。衣帶亦如之。云入夜則昇至雲際。有一點紅燈如小星者是也。婢媼輩多見之。余固未親。

倉卒風雲起揭竿。前知山鬼亦心寒。多情報與平安喜。蒲艾香中墜橘丹。

庚子前余隨侍先公居兵馬司中街慈溪館。有狐居後院空屋中。每夜深輒有一紅燈自後院出至宅門而返。若夜暈者。庚子端陽節方於堂前祀先。忽空中墜一輻橘。鮮紅若新摘。計其時其地皆不應有此。先公曰聞語橘吉同晉。或狐以報平安吉兆也。

吞刀奇技鑿曹東。穴蟻堤傾起巨瀾。何事驅熊

偏手織。中丞虛染頂珠紅。

毓佐臣初爲曹州守。治盜賊。於署前置站籠。捕至卽斃之。刈髮無算。盜風幾絕。由是累擢至東撫。老殘游記中有血染頂珠紅之句。爲佐臣作也。曹州民風素悍。有教民強奸民女激衆憤。遂有拆燬教堂之事。事定懲凶賠償劑及青島。衆益不平。而義和拳以起。佐臣深祖之。及其奉調去。東省匪氛幾徧矣。

教案如山總不平。一朝制梃恣橫行。一毛擒取非無辨。十字摩西額上明。

義和拳之發端。藉口仇教。所至必與教堂及教士教民尋仇。屠戮甚慘。雖婦孺不免。蓋康乾以來。傳教內地有禁。動煩追捕。彼族不得逞者逾百年。迨道咸積弱。國威屢挫。始與訂傳教之約。來者既有所按。而不肖教民又往往恃爲護符以魚肉良善。民間蓄憤久矣。故激而出此。拳衆謂西人爲毛子。教民爲二毛子。每捕至先使焚香上黃表。謂凡拳教者類有十字。其表不上昇。香亦不薰。實則香表各有乾溼。聽其宰制而已。

土花衣上曳紅巾。兜肚當心鏡護身。懷裏青蚨飛不斷。錯疑大帝是錢神。

張霞峰庚子紀事筆記云。拳衆皆裹紅巾紮紅帶紅囊色

藍褂大領雙臉鞋。頭巾上寫協天大帝字。紅兜肚寫護心寶鏡字。大旗書曰守望相助。旁注某舖某村。見人舉一手爲禮。自云懷鏡四百。隨用隨盜。仍如原數。若盡用之則錢根斷矣。或懷鏡頭亦然。蓋滄津間所見如是。

鐵眉鐵眼鐵胸肩。休道通風到口邊。聞道三年工鍊氣。金鈴秘術有真傳。

鐵眉鐵眼鐵胸肩。一毫口角不通風。皆義和拳呪語。彼中傳說謂其術傳自金鈴子。鍊氣三年。刀劍不入。果爾亦織布衫之流亞耳。此余聞自都人者

密呪迎神臥地昏。浩然噫氣起靈軒。黎邱幻相知誰子。打虎兒郎騎馬溫。

習拳者持呪語向東南三誦而三揖。即昏絕於地。頃之。手足伸屈。口噴大氣。一躍而起。手舞足蹈。問其名則孫大聖關平黃天霸武松等類。皆戲劇中所有。旁觀者以手拍其頂心。則神氣立解。所供之神。或洪鈞老祖。或元始天尊。或老子。或孔聖。或關帝。亦不倫不類。

法器甯容肉眼觀。蓮花舌底妙翻瀾。細仙繩與翻天印。附會無非出稗官。

拳衆自云所用兵器有金箍棒九蓮掛飛刀火扇子引魂幡

翻天印陰陽瓶細仙繩種種。然未嘗一用。且不令人見之。皆口頭附會耳。

口頭戒律諱重洋。十字披紅意氣揚。搜得亮燈寬細布。此中直限定淨癡。

拳匪諱言洋字。謂洋燈爲亮燈。洋布爲寬細布。凡教民皆曰爲直眼。其魚肉富室。亦以直眼論。必輸多金乃免。否則屠其人火其居。每殺一人。衆拳爭刺之。至爛如肉糜乃止。刀有血痕即自詔。上前敵一次殺一洋人。則披十字紅。揚揚有驕色矣。

輿傷惡祝語喃喃。果否春回箔上蠶。七日來蘇如失驗。便隨老祖入終南。

拳衆有傷斃者。令一人祝於尸旁曰活矣活矣。七日後當復生。未七日已尸腐蛆出。則又曰隨老祖師入終南山矣。終南或作東南。

坤乾震兌各分曹。市上橫行耀寶刀。有約拜爐連隊過。甲村乙舖大旗高。

拳衆旗式已見前注。其分部以卦名。有乾字坤字震字兌字之別。每互相拜謁曰拜爐。或數十人或百餘人。握刀橫行衢市間。市人望見則急避之。

一色紅妝照眼明。健兒左右擁傾城。帳中昨夜神人降。不是梨花定桂英。

紅燈照號曰仙姑。皆處女爲之。通身衣紅頭巾手絹。乃至腳帶無二色。亦安爐燒香。每出行數十爲羣。左手持紅巾。右執紅扇。沿街跳舞如跑秧歌狀。前後以有力壯士爲護衛。路人遇之必面壁長跪。俟過盡乃敢行。其附體之神。則有樊梨花穆桂英張桂蘭劉金定等類。

楊黃近侍盡英雄。要使蠻夷拜下風。夢賜鯨濤飛殺賊。曉來十指血花紅。

拳首自謂有楊宗保黃天霸高君保等爲之近侍。凌晨睡起。輒曰夜至外域殺人三百餘或五百餘。指手上血跡爲證。其於外域但知有紅毛國。不知英俄德法也。

石油暗灑伏飛災。海鳥無機了不猜。金彈一鳴看火起。羣兒拍手道神來。

拳衆每焚教堂。輒暗使其黨先以煤油灑之。次日率衆往。以洋鎗遙擊之。鎗聲甫鳴。即時火起。無識者益聽爲神。

霧府初開重撫綏。劇憐宜慰竟與尸。中丞部曲皆健虎。狐鼠縱橫得幾時。

袁慰廷撫魯時。拳壇密布。謀先事收撫。宛平查某率撤往勸諭。爲拳衆所殺。自是決主動。謂真拳必能避槍礮。遇拳必開槍試之。匪乃大創。數月間剷除殆盡。

小舞天魔有散湯。連羣鼠竄向巖窟。吳橋鐵壁偏難入。驅盡黃巾似捕蝗。

拳衆不容於山東。乃竄入北直。蔡玉初方爲吳橋令。既博徵舊捐。證爲邪教。戒紳民勿附匪取禍。其捕禁亦最力。故是時匪氛蔓延。獨吳橋境內一無所擾。

景州直下犯朱河。妖鳥拚飛入網多。應悔老鸞開殺戒。更無竊孔匿脩羅。

己亥十一月景州僧武脩率拳匪數百往燒朱家河教堂。樂軍馬隊管帶范天貴率兵往彈壓不服。遂閉槍斃匪三十餘。緝獲倍之。武脩亦在捕。搜出護身符。據供云吞符後刀槍不入。迫令吞之而試以刃。則血流不止。遂定案正法。嗣有控范無故戕害良民者。蓋匪黨所爲也。

練拳漸起鞠官屯。又報任邱急舉幡。犯及黃堂爭一閱。始看稀突忽豚奔。

庚子三月河間鞠官屯有教拳者。官聞而逮之。杖責數百尋斃。又任邱千總某往保護教堂。爲拳衆所傷。河間太守往理諭不聽。且拽及太守衣。乃踞樂字營往彈壓。拳衆往東南叩首畢。卽嗥然作聲。以刀槍迎敵。士卒遵令向空中開槍擊之。被見槍不能傷。以爲吞符之力。益奮力猛撲。不得已槍斃十數人。餘者始逃命竄

去。

紙人善幻似犁軒。吹沫驚心對井輪。儘道鬼謀工毒螫。焉知嫁禍本無端。

是年春北直各村井起沫如沸。拳衆造言謂教堂陰使人以毒藥撒之。又以毒和糖糝道上。幼孩食之以死。用實其言。鄉村人家曉起輒於門外見紙人。蓋亦拳衆乘夜置之。認爲教民邪術。愚民多信之。仇教益深。

鄉愚自帝效噉芥。罹網方知國有刑。懸首市門誰誤汝。祖師黃袱亦無靈。

滄州王家口八方兩處聚拳至二萬餘人。各村屯習拳者皆往注册。謂之挂號。某屯某甲曾挂號於八方。竟僭稱皇帝。懷小黃袱一。云中有老祖師所賜法寶。禁人啓視。啓則立傷數百人。後爲州牧所逮。坐悖逆正法示衆。啓其袱乃無一物。

殺盡貪官殺帝王。個中筆舌恣鋪張。是誰偷得桐城秘。也套韓歐論數行。

各屬拳匪於城門巷口貼告白無數。皆荒唐悖逆之言。亦有長篇大論套襲古文者。拳首宣言先殺賊官。次殺不孝子媳。拳衆且云必殺皇上。因其私通外國也。如滄州之齊邦高及邢某皆有是說。

登壇突兀出雄篇。白也何來一驟然。灰裏居停

骨中友。青蓮不似似紅蓮。

拳中有白稱李白附體者。能爲詩。有五律云。重入休訪境。紛紛見未經。骨中尋故友。灰裏認房停。城欲成滄海。天教顯警星。可憐松化石。竟作礮刀翻。似半通幕府手筆。豈此輩爲拳業所戕。因附其體賦。

將軍坐罪解鷹綠。贖命黃金索價高。費盡調停仙姥力。怒揮神劍斷群猴。

提督梅東益見匪勢日張。將英僑之在滄州者如牧大衛潘爾德及其眷口皆由海通護送回國。拳業謂其通洋縱敵。罰銀百萬。紳商捐數萬金爲和解不得。又糾衆圍梅營者兩次。紳商不得已又拜求紅燈照爲之調解。仙姑謂夜間當以神法見拳首言之。次日拳首堅執如故。仙姑怒曰。渠既不允。任渠行法至何處。吾隨在以法破之。

鐵布爲衫說渺茫。淮軍一戰血玄黃。排衣從此騰危謗。直至元戎複壁藏。

義忠節時爲直隸提督。謹守京南鐵路。拳業指爲洋人所造。必欲拆毀。義理論不聽。不得已發槍斃數十人。拳業謂轟助敵由此。後拳勢蜂起。必欲得轟而甘心。直督裕祿令匿居署中。義憤甚。謂部將曰。吾以提督而蒙垢至此。無生理矣。但未得死所耳。

蚩蚩撼樹動悲風。爲魁爲蛇變幻中。虎將命輕么賊重。橫尸楊業有餘恫。

冰水拳業起。裕督遣總兵楊福同往勸諭解散。拳業不服。竟戕之。後剛毅趙舒燾同赴冰水即按是獄也。其覆奏乃盛稱拳民忠勇。謂楊乃游勇所殺。捏報凶手在逃。自此拳風益肆。

不絕縣縣奈斧柯。龍天變相本癡婆。塢村曾見香花拜。童子觀音誦密多。

郡人傳說紅燈照起自塢村。距城三十餘里。曩有一媪。自云有神附體。以香灰符水爲人治病輒效。自號龍天聖母。謂其幼子爲童子觀音。妖言流布。遠近民戶多感之。或許於官。官捕之至。見爲村婦。不忍加誅。薄責而釋之。由是肆行無忌。婦女皈依者無數。卽後來之紅燈照仙姑也。

日夕風霾掩九關。雪花飛到妙峯山。誰知天變由人事。猶羨紛紛戴福還。

是年三四月間京師奇冷。入夏幾無日不風。昏霾四塞。妙峯山碧霞元君祠俗稱娘娘頂。歲以四月朔閉山。是歲山中奇寒降雪。香客有凍死者。向來所未見也。郡人賽妙峯共盛。每香期有火夫擔串鈴擔子向各住戶貼黃紙報行香。比返必戴紅絨花於首曰戴福還家。此



風近年猶未盡改。

八股衡文到學堂。獎金領罷散倉皇。青春白袷餘惆悵。虛費槐花一日忙。

戊戌政變後新政悉罷。惟京師大學堂仍設。以馬神廟四公主府爲學舍。壽州孫文正主之。延用各提調多科目出身之名儒。然守舊者猶嫉之。壽州意有所懲。故參用書院之制。前列者有獎金。西文科舉外兼試八股。余在堂英文八股皆忝首列。得獎。至庚子而罷。是年應舉鄉試。余以肄業成均。四月間已錄科。嘗乞籤於江亭文昌閣問科名。得籤云。近來詩客似君稀。恨臥青春白袷衣。意必落第。不料以拳亂停試也。

是時京輦尙粗安。但懼宮廷有變端。一夕妖氛盈九陌。紛紛朱邸設神壇。

大阿哥初立。命崇綺直弘德殿爲師傅。並由寶豐高慶恩等授讀。徐桐則司照料。時徐主願學堂事。其試諸生題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具見推戴之切。然薄儀童駭好弄。識者憂其不稱。端王爲傅父。瀾公其同胞弟也。莊王則附和者。既決利用率民。於是九城內外香壇密布。乃至莊瀾兩府亦設壇。徐承燾爲少司寇。且於刑部大堂設之。

靖亂初聞詔令嚴。朱雲抗疏勸官廉。相公願到宮黃敕。坐召城門一炬炎。

庚子四月朱古徵侍郎方官侍講學士。上疏力言邪術之不足恃。衆怒之不可犯。末云違憤一時而無以善其後。是直以宗社爲孤注。恐不止震驚官闕。危及乘輿已也。疏上惹聖動容。因有驅逐率民之詔。先是詔遣剛協揆趙尙書往按涑水率民戕官事。剛固祖率者。預携空名黃敕多張。沿途招其渠魁。一一授之。趙心知其非。却於威不敢立異。逾日還朝。奏言率衆忠勇可用。遂定議從撫。招保定老團至京師。依然以率旨國民自居。橫行輩下。無復忌憚。則至縱火屠市。圍攻使館。而大局不可收拾矣。

藥店朝來起火鴉。飛煙橫捲箭樓斜。銀房賣市繁華最。焦土淒涼剩幾家。

是歲五月初。匪衆檢索市肆。至大柵欄老德記藥房。謂中藏洋貨。即縱火焚之。獻日炎風。涼棚構比。火勢蔓延不止。匪衆曰此天火也。戒不得施救。於是南至施家胡同。東越正陽門大柵至肉市樹子店。並及廊房頭條。西至西河沿關帝廟。北延正陽門箭樓敵樓東西荷包巷。城內歷棋盤街官廳數文牌坊直至兵部街乃止。廣袤七八里間。向爲南市精華所萃。一朝

俱燼。見董殺金書船庸談。時余尚在都。自城南望之。但見火雲熊熊。高迫霄漢而已。

大召公卿對御前。議勦議撫說紛然。當時未識批鱗險。諫疏書成淚已漣。

方火盛時。有旨召大學士尚侍京堂翰詹入對。諮詢大計。先公手草諫疏。瀕千言。命小子繕摺携以進內。至直廡先以示榮文忠。文忠閱竟曰此文大佳。然吾輩近臣。徒效龍比。於事何益。不若居中潛圖補救也。先公因請於文忠。凡仇外詔旨。槩免屬草。適東南各督撫與駐滬各領事訂約互保。文忠與王文勤亦陰主之。往復電文。皆由先公與東撫展轉代達。此事外間罕有知者。

縱寇狂言誤九重。膝行臣視語從容。風雷一喝羣蟬噤。只有銅山應洛鐘。

召對廷臣時。袁爽秋太常班列在後。所言不得上達。乃大呼曰臣視有奏。孝欽后命之前。乃膝行以進。極陳利害。端王斥曰阻大計惑人心。袁視可斬也。是日許竹簋侍郎聯仙衛開學亦相繼劾切言之。謂開衅各國之非計。或謂各國且興兵入犯。乃命徐聯二公往晤各使力阻之。將退。帝牽許衣欲有言。顧太后嚙嚙不敢發。太后正色曰。帝何得牽許景澄衣。乃捨之。袁許

退復具疏力陳。由是權貴益側目。殺機伏於此矣。橫刀仇殺動成羣。冤慘何期得上聞。尺詔料應投鼠忌。但云鉏耨別鴛鴦。

庚子五月初五日有旨。近日附近京師善民。假託義和團之名。尋仇劫殺。無所顧忌。若不嚴加分別。恐外患既迫。內訌交乘。大局何堪設想。所有業經就撫之善民。著載勛等嚴加約束。認真甄別良莠。務將假託義和團。藉端生事之匪徒。驅逐淨盡。倘仍有結黨成羣。肆意仇殺。即行嚴拿。按照土匪懲辦。切勿因循寬縱。愈滋紛擾。按所謂尋仇劫殺者即義和拳民所爲。無所謂偽託也。袁太常疏謂一類之中。既分真偽。擾亂極矣。且既容附入之偽者。無惡不作。則真者亦非善類可知。洵爲確論。蓋偽團之說。出自端莊諸人。藉爲掩飾。先公言於榮文忠。謂彼既認有偽團。則即以擊辦偽團爲詞。亟頒明令。使外鎮剿匪者得所藉手。文忠聽之。言於上。遂有是旨。

東林舊院化人宮。烈烈南風逞祝融。絳帕揮刀齊舞踏。燭龍飛起半城紅。

京師教堂。舊在西苑宮牆外。光緒中重修西苑。命直督李文忠與總主教樊某磋商。改撥西什庫地段。令其移建。且助其費。即後來之西什庫教堂也。庚子拳亂

作。教士教民相率避匿於此，扼守甚固。學業攻之不下。因縱火焚之。

金市銀爐劫燼餘。九城闌肆總蕭疏。深宮有詔頒官帑。四大恆看復業初。

珠寶市及廊房諸巷向爲金店爐房所萃。店爐并燬。銀源頓竭。都人所謂四大恆者曰恒利恒和恒源恒裕。爲錢業巨擘。同時曠業。人心惶擾。陳庸庵督部時爲京尹。奏請頒內府戶部幣銀各五十萬兩。分借四恆。促其復業。由是轉危爲安。陳以善後功受上知。不數年擢至兼圻。實肇於此。

攔街火急捉官車。徵調紛紛令似麻。昨日大宛（宛字依古音從平）新設局。冷官欵段又趨衙。

各軍有徵調者。沿街捉車甚急。初僅及站口跑海各車。漸至貴家朱輪。亦復不免。因之街面紛擾。陳玉蒼尙書時以御史巡中城。奏請飭大宛兩縣設官車局。分派支應。洵洵始定。時人有詩云。行人嗟歎窮官樂。十日關門不上衙。情況可想。

虎豹縱橫蔽九閩。猶聞前席召廷臣。鐵君闕語偏僥倖。只問疆村障目人。

拳匪日益肆漸迫闕使館。慈惠復召廷臣決和戰。時親貴睚張。袁許外進言者寥寥。常少張鐵君講學朱古微

班列在後。請移前具對。張語含國音。太后不省。但問高聲瞋目者何人。朱以姓名對。卽命前跪。朱奏言拳衆斷不可恃。決戰當調袁世凱所部。隨和則急召李鴻章。語未畢而親貴主戰者異論紛起。蓋已成羣奸劫持之局矣。或云同時前對者三人。張朱及惲復孫學士也。

百道梯衝俯業街。鯨鯢京觀早安排。塵空一語開湯網。寧止茶瓜奮誼懷。

董福祥所部亦隸武衛軍。奉命攻使館。陰取文忠意旨。文忠致以向空發鎗。但使官中聞之可矣。福祥如其命。故圍攻至兩月之久。使館始終未下。文忠蓋留爲賭和地也。圍攻之際。僅有詔保護外使。又迭饋使館瓜果。亦文忠陰主之。王王秋過文忠故宅詩有云。調羹無厭狄仁傑。池亭今似奉誠園。只應遺恨持節使。重憶茶瓜感夢痕。卽謂其事。文忠只一女。爲醇王妃。實誕生宣統帝。故有奉誠園之喻。

長狄擗喉竟不歸。賣言多事聞重圍。誰知化鶴留華表。換劫還隨海水飛。

德使克林德以董軍攻使館憤甚。親赴譯署詰問。途中爲甘軍擊斃。有詔追卹。追躡軍犯京師。各國推德將瓦德西爲聯帥。職是故也。和議成。詔命醇親王赴德

道歉。并於肇事地方勒石示儆。其坊以白石爲之。上刊滿漢及西文三體書。卽諭旨也。今改爲公理戰勝坊。移建於中央公園。

猿鶴蟲沙本不聞。翩翩書記失元瑜。柴郎醉酒招魂日。恨得嗚夷夙恨無。

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將命出永定門。於途次遇害。故各國聯軍推日將柴五郎爲總司令。和議既定。有旨派侍郎那桐爲赴日專使。爲是道歉也。葉鞠裳侍講詩云。似此揚湯求止沸。纔兒能得幾回撞。言之絕痛。公法由來有下旗。詞臣奮筆語非私。多言早觸當途忌。險絕楓廬待命時。

德使既被殺。外兵遂動。勢益危迫。各督撫電奏。多有保全公使尙可挽回之語。駐英使臣羅傑臣京卿。述英外部之言。亦謂善全公使。即不算中邦開衅。朱古微因再上疏。請約定日期彼此停戰。先護送各使出京。其各國軍士亦勒令悉數遣出。乃可顧全局以紓後患。疏上。卽命樞臣傳詢保護公使之法。朱援筆立書請飭總署照公法戰時例辦理。榮文忠持以覆奏。良久始退。猶汗流被面。曰幸無事公可歸矣。蓋是日幾得罪。賴文忠力保全之。

休矜十萬劍橫磨。掃穴功成患更多。滿地網羅

行不得。去留寄問待如何。

時劉忠誠張文襄皆有電請設法護送各使赴津。文襄電云。拯使一人。減患一分。若盡燬則禍且不測。語尤切直。廷議中徐小雲尙書亦言決戰當先遣各使出都。立豫甫尙書繼言之。太后命二人往詢各公使之意。行止聽其自決。徐立未及往而矯詔逮捕者已至矣。亂麻不斬事滋蔓。上客焦頭晚策勳。誰識伏蒲深語在。會紆秘算召淮軍。

先是榮文忠因病乞假一月。聞拳亂作。亟力疾入宮見太后。痛言端王縱拳。必至召亂。太后問何以處此。榮謂當與端王商之。又嘗薦義士成防護使館。太后已允之。端王不可而止。語見清宮二年記。皆孝欽后面語德菱者。或當不妄。以文忠柄國之重。得君之專。既知其危。則當力主調兵勦匪。以遏亂萌。若必取決於端。則與虎謀皮。安有成事。豈投鼠忌器有不得已者耶。

飛礮聲高列肆停。絳旄幾隊截城堦。家家傳徧燒香令。苦月昏黃殺氣腥。

董軍圍攻使館。東至長安街。南至正陽門外。皆有邏卒密布。護察行人。犯其鋒者。多冤死。團衆赤帕連羣。招搖過市。夜深輒聞傳喚燒香聲。遠近連縣不

絕。

月官赴謁犯戈鋌。車下司空命可憐。碧血沈冤無日雪。平生慙誦渭陽篇。

王美衫舅氏納粟就江蘇佐職赴驗看歸。出正陽門遇董軍。喘令停車。御者疾馳不顧。兵怒。徑發槍。舅與御者及車馬俱盡。其冠服車馬皆假自余。若余代也。余深痛之。嘗言於先公。謀爲請卹。格於成例而止。至今追憶。耿耿懷疚。

叱驛槐卿事等閒。朱輪蹀躞脫兵閑。道邊留得如弦直。要使鴻毛換泰山。

是日驗看月官。大臣多規避不至。某侍郎獨赴之。歸及正陽門。番軍叱令下車。雖受辱幸免於難。驗月櫻尙書。京師陷竟殉焉。乃知人生死所皆數定也。

雙闕沈氛九陌痛。官衙人去噪飢烏。白頭宰相從容甚。日進詞曹講宋儒。

自董軍率匪橫蹂都市。前三門道路多梗。部僚非有妄職幸趨術者。翰署在玉河橋側。已陷於戰氛蹂躪中。掌院徐蔭軒相國恐讓議編檢各員潛行出都。每數日輒傳見一次。院署不得至。則借他處爲公所。徐固貌爲道學。所談皆性理。實口頭禪也。

磁石飛空萬瓦摧。玉堂簾帙散氛埃。傷心不獨柯亭厄。來道朱門化劫灰。

翰林院舊藏永樂大典。庚子之亂散失大半。院署亦燬。蒼署當殿地。燬火橫擊。適當其衝。榮佩勳侍郎時爲學士。有詩述之。憶庚子亂前。玉河橋以東。道南道北多貴官邸第。是役悉燬無遺。如徐蔭軒相國貽蕩人將軍及濰州孫文正公故宅。皆在劫內。今高樓彌望。下爲草地。即昔日之朱門青瑣也。

南征道梗我西轅。一路標車口號喧。明月清風都過了。夾窠直上四天門。

余以是年六月朔奉權慈黎弟妹等自京師西發。經保定以速捷鹿。一路皆乘標車。標車過處。每由標師向空唱喝。謂之口號。明月清風兩店屬正定境爲匪多處。至井陘則改乘夾窠。夾窠者縛兩沙籠爲之。座下布繩爲網。可置臥具。上覆以席。前後獻以兩騾。經四大天門乃至太原省會。

腹誹有禁似羸秦。寶座餘談尙噤聲。除卻永寧狂刺史。虎鬚敢捋更何人。

余至晉時。巡撫毓賢未去。毓主率最力。官場稱義和團咸曰義民。無敢斥爲匪者。憶謁方伯李公。李極言義民忠勇。余不敢駁之。唯阿而已。時章曼仙亦避亂

至晉。依其兄永寧州署。爲章曠上中丞。力圖拳術之衰。幾以此獲譴。及事定。晉之牧令坐縱匪徒咎者多人。章兄之名轉振。

誰遣閻羅鐵面來。血花處處白蓮開。當時大有逢迎者。蟹語橫侵到柏臺。

賊撫張臺無識。初尙納人言。一日太原守許某報稱臬署藏有洋鐵。賊即欲派兵搜索。劉幼雲舉使適在座。力言臬司主風憲不可損其威重。乃止。其時任臬司者恩新甫中丞也。又有言陽曲某村教民挾洋鐵圖亂者。械方謀調兵。亦以劉言而止。嗣查悉教民深畏拳衆。糊紙像以嚇之耳。

一龍二虎總難容。大索居然犯九重。天幸臨淮持節去。收京留待老龍鍾。

拳衆口號云。必斬一龍二虎十三羊。龍謂德宗。二虎謂榮李兩文忠。十三羊當指袁許之屬。當拳勢方盛。端邸竟帶拳入宮查驗。指某某二太監通敵。捕出於苑牆外殺之。拳斂色駭。然不能過也。時人詩有云。禁中大索威如虎。龍種王孫將北軍。卽指是事。先是李文忠以大學士罷職留京。至求一主文衡而不可得。榮文忠知其不容於衆。故假監捕康梁爲名。力薦使督

得終留其身。以奏收京之績。

魁柄輕移戰禍開。驕王意氣挾雲雷。紅巾二領惹甯進。竟擁宣仁作盜魁。

是時端邸專政。所主各事。太后不肯下詔。輒傲然曰。我自行之。於是諸事悉出矯擅。樞廷等諸處設。又嘗恫嚇太后。謂都下徧是拳民。不從其意。則將殺盡郡人。雖宮中亦不免。又勸令太后宮中內監悉易淺和圍之服。而別其二襲奉太后。示太后爲拳衆之首也。凡是皆見於清宮二年記。蓋德菱親聞自孝欽。爲外廷所不及知者。

諸天標紗降靈祇。中有礪谿老釣師。畢竟玉皇看佛面。龍華劫到許推移。

拳衆附會神怪。如八戒沙僧孫悟空姜太公皆彼中呪語所述。又散布黃紙傳單。徧致各住戶。謂本月有劫。幸觀晉大士面求於玉皇。乃許展緩。

十愁抹去十歡來。博得洪鈞笑口開。八老甘州如早降。五洲緝破亦豪哉。

抹十愁改十歡。亦彼中呪語。拳衆自知滅洋無功。乃造爲種種怪誕之說。以淆惑衆志。嘗謂有洪鈞老祖下降。不日平賊。又謂有甘州八老帶奇兵來助。將闢平五洲。語皆支離。而無知者惑之。

傳法辛莊大姓黃。麥花山畔是家鄉。不知天籍橫戈下。勝否當時龍殿揚。

拳衆又謂其法傳自保定大辛莊黃氏。其家在麥花山下。兄弟六人。爲首蓋遷託於黃天靈之裔。時協揆剛子良奏保總兵龍殿揚。謂其人爲臣之黃天靈。其職正與拳衆等耳。

白袍萬衆擁銀旌。聞說夫人別有城。五色袈裟紅斗笠。一般草木是疑兵。

京師拳衆揚言有左總兵夫人率三萬白團兵自山東來會。將爲夫復仇。又言某日有異人下降。衣五色錦袈裟。執月牙鏢。自濟南一日而至。直入永定門。有目覩之者。又天津開仗時。亦有異僧戴紅斗笠。四金童隨之。策馬入陣助戰。率皆信口造謠。又使人飾爲詭狀以實之。可謂狡矣。

談瀛更莫侈麟洲。典屬門封一旦收。除是金錢無界限。屬寶王面不相離。

拳衆搜索行旅。凡携有舶來器皿者。皆以直眼目之。以是京師官宅將洋貨毀棄悉盡。乃至官譯署者。不敢張其門封。惟滯錢不在禁例。拳衆搜得亦欣然納之。解讀旁行即禍胎。臘丁秘笈盡成灰。皆山樓上西河涕。斷送人間變俊才。

京津各學堂教習學生經人指出。往往遭害。人家至不敢藏留西書。陳石遺之長子肄業北洋。即死於庚子之難。廣東駐防多某爲同文館高材生。曾授余英文。亦同時罹害。此外不知名者多矣。

請劍噬趾血淚彈。從容慷慨兩俱難。宗藩不是舊忠直。早作君王一黨看。

袁許既爲祖拳王公所忌。猶屢上封事。最後召對。力陳裕祿奏捷之非實。幾於廷諍。既退袁自知不免。復草疏請誅徐桐剛毅諸人。遂與許同被逮。許將入獄。以所管鐵路合同及交涉約章一一點授所親。語不及家事。到獄與袁不相見。但遙聞怒叱聲。及赴市。袁猶負氣顧監刑侍郎徐承煜曰。爾曹誤國。吾看汝結局也。許止之曰。爽秋何必乃爾。一慷慨一從容。蓋其性情不同處。然袁許之戮猶見邸鈔。厥後駢戮大臣。則直由端邸矯詔行之。樞廷不與聞。邸鈔亦不載矣。忠門老僕話獻秋。聞道莫宏碧不飛。蹄髮料當兵解去。桐江戀否舊漁磯。

張曜仙同年鑾衛有侯谷姓。嘗給役袁太常家。爲張言太常既上疏。即知禍至。六月某日召對歸。知事在旦夕。猶靜穆如平時。綬騎至。處分家事畢。復命題隸子。始登車。一無顧戀。行刑日刃下處無點血。若有輕

曠辟之。至噫猶然。世傳太常備道有得。於此益信。何事同根厄兩賢。一生空抱智珠圓。履聲盼到尚書省。卻負鄉居水竹緣。

徐小雲尚書直樞垣久。有圓通之目。廷議日雖有所建言。尙非袁許激切之比。而卒不免於禍者。徐蔭軒傾之也。初二公同官吏部即不相能。一日過於朝房。問蔭軒有何封事。蔭軒微哂曰無他。責備賢者耳。未幾小雲即罷樞直。蓋以蔭軒嚴劾之故。小雲頗鬱抑不自得。其友自里中書水竹居三字寄之。水竹居者其里居題額。意以諷其歸隱。少雲得書因循不決。以多年佐部。冀一擢正卿乃退。果擢大司馬。不兩月而禍作矣。

仙術抗疏死忠宜。同傳韓非世尙疑。馬後郎當刀下死。半緣象齒半蛾眉。

聯仙術閣學爲壽伯弟結翁。於滿人中號稱通達。其官皖與袁爽秋同官相得。又同時內召入譯署。尋奉亂作。因與袁許合力諫阻。端剛雙目爲八旗漢奸。故必欲殺之。立豫甫尚書諱包衣旗。原姓楊氏。久官內府。上眷優渥。當兵下獄。太后念其有煙癖。猶命善視之。其致死非上意也。知其事者謂由家貧素富。匪衆久澀之。故未達時先以搜掠。又嘗與滿公同谷口袋

底妓名綠雲。妓慕其多財。疏瀾而親立。由是交惡。時滿官右翼總兵兼統團衆。立之死瀾實構之。有見其赴市者。縛手足繫於馬後橫拖以出。面目狼藉不可辨。及就刑已垂絕矣。

甲第笙歌酒醋坊。冰山轉眼判炎涼。橫尸三日長安市。賴有梨園見俠腸。

立豫甫居西城酒醋局胡同。極園林聲伎之盛。生平好客。尊酒不空。柯鳳孫學士哀城西詩有云。西安門內酒醋坊。楊家第宅臨東莊。連囊累棟屹相望。文皮藉地錦衣牆。關筵歌舞羅名侶。百僚上壽爭趨踰。想見當日盛槩。及棄市。向日交游無過問者。橫尸西市者三日。始由所眷伶出金鏈其首盛殮之。君子於此數交道之薄。

鷹隼相猜匪自今。豈因片語罪楊愔。糊窓也抵睢陽傳。猶見孤臣捧日心。

豫甫於召對時稍有敷陳。其坐罪謂爲通敵。且云住宅有複道通西什庫。皆虛構也。余聞內直者談及德宗居瀛臺時。羣奄皆東朝遣侍。伺應多不周。乃至冬令紙窗破無敢補者。豫甫見之。意良不安。即進匠補之。俄有譴於太后者。太后怒召責之。豫甫無詞自剖。但跪叩引罪。賴李蓮英設詞解之乃已。觀此則豫甫雖爲



東朝能用。猶能爲德宗效小忠也。見嫉權貴。未必不由於此。

矯詔支離字數行。樞曹月楷尙收藏。如何一代號枝貴。下筆幾同伏獵郎。

端邸矯發各詔。雖不發鈔。仍留裏存檔。余於樞垣月楷中見之。類皆措語支離。不成文理。使布之象魏。甯不貽笑千古。

琉璃易碎奈當鋒。小事糊塗且不容。任是天情臣罔識。老來得力在癡癡。

王文勤再入樞府。遇事但持大體。時有琉璃球之目。然在樞列與榮文忠同心一德。瞋勉匡持。端剛輩亦深嫉之。一日端邸有封奏附片劾文勤。請正典刑。榮文忠匿之。不使文勤見。及入對。太后盛怒。問文忠如何處置。文忠曰。他人臣不敢知。若文韶臣共事久。敢以百口保之。因叩首乞恩。太后曰。然則惟汝是問。文忠又叩首曰。臣願與同罪。太后顏始和。文勤跪於後。見文忠叩首。亦隨叩退出。乃潛問何事。文忠始具告之。猶汗慄失度。

窮寒逋臣尙抗章。會規新法進康梁。頭顱萬里無人惜。只賺伶官淚數行。

康有爲初規變法。所善及封奏皆由張樞野侍郎代進。

樞野起自難流。有幹才通時務。東朝亦深喜之。由是失寵。康梁敗樞野亦譴成新羅。朝野幾忘之矣。拳亂作忽具疏力言外綽之不可輕開。乞新撫聯魁代奏。端剛輩方竊柄。矯旨正法。其直諫不亞袁許。而人鮮知者。先是樞野在朝頗赫赫。朝士多奔走其門。遣戍日獨伶人五九棄所業送至西安乃返。朱古後有兵州第一詞紀之。

仲山賊口謗猶腥。援手元臣謝未能。倘使西師遲且暮。忠祠俎豆爲君增。

廖仲山尙書久領譯署。并爲祖拳諸人所忌。屢欲殺之。以榮文忠轉族獲免。一日文忠使人密語之曰。吾力盡矣。無能爲矣。君自爲計可也。意者諷其自盡。仲山踴躍竟夕不忍決。心膺幾碎。次日聯軍入京師。乃至於禍。旋引疾去。

編管江湖退傅身。蛾眉謠詠尙申申。青禽寄語風波惡。愁絕魚缸失脚人。

翁文恭爲德宗師傅。以德宗倚任特專。爲東朝所惡。前一日尙賜壽。忽有詔驅逐回籍。王又還朝所云武安私策方稱壽。臨賀嚴裝早辦行者指此。尋又有詔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端剛等既欲除帝黨。尤忌翁。決欲殺之。王文勤嘗使人傳語。謂風波頗惡。屬善自爲計。

亦幸而免。朱古微詞諫文恭放逐事有漫託青禽寄語之句。茲借用之。又文恭里居坐獨輪草詞云。柳陌低低行易過。鹿車小小力能扛。莫言失脚下魚缸。其語頗見抱負。

村戶連羣載檻車。執鞭充數並羈羈。覆盆不信皆天數。袖手何心問削瓜。

永定門外某某數村多業工。拳衆挾睚睨憤指爲通教。悉數捆載交部行刑。先後三次。凡百二十餘人。其草卽通衢跑海者。乃至奪其車縛其人以充囚數。段少滄爲秋審提調。言於尙書趙公。請分別訊鞫。庶免冤溢。趙即屬良久曰。此天數也。卒併戮之。趙嘗爲外吏。治獄平允。蓋恐以觸忤國衆獲禍耳。

達官如狗死生微。伏弩何堪更發機。萬一沿門行大索。不知駢戮幾朝衣。

編脩王廷相疏陳數事。中有不可行者二端。一爲嚴懲抗旨疆臣。一爲按戶搜查漢奸。先公在樞直見之亟裁去。以其餘交部。前者指東南互保事。卽交部未必能行。後者則迎合相率諸人意旨。計在必行。因是度變。所保全者多矣。

# 庚子詩鑑

(二)

龍顧山人

張皇制挺恣雄談。只賺中書詔墨酣。他日陣前齊解甲。識時汪錡亦奇男。

宣戰上諭爲連聽叔樞部文冲所擬。引用制挺可避整甲利兵。五尺之童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等語。連頗自喜。每侈述於人。故後來西酋索懲罪魁并及之。時連已外簡知府。坐是譴罷。

九門額示勸同仇。鰓鱗衡量賞不侔。咄咄吟中沿故事。黃金懸購月支頭。

董綬金書帕庸談記庚子事云。各城黏貼提督衙門三堂會銜告示。募殺洋人有賞。男子與婦孺區異其值。三堂者莊王及瀾公英年也。憶道光時英法兵犯浙。劉韻珂爲浙撫。與欽差大臣奕經等下令募能取敵人首級者。其價以白鬼黑鬼別之。於是敵軍士卒往往夜失其首。爲之奪氣。事見貝子木明咄吟詩注。在當日已爲

下策。不謂猶有效其故智者。

震海依然駐節旄。虛留一著國棋高。頗聞密札商行止。苦費群公白髮搔。

庚子宣戰詔下。同時有召回各駐使之旨。蓋禍首諸人矯擅出之。譯又有旨宣示啓非之由。飭各使臣照常辦事。勿涉觀望。譯署以政令歧出。又電致各使臣。令其自行商酌行止。張文襄聞之。亟分電各使云。如無促歸之旨。萬望妥酌。勿遽回。留爲日後轉圜之地。後各使皆留任未歸。議和時頗獲其助。

爭鳴左轂論紛紜。決策權宜重保邦。若使舉蒸遲不定。西摩艦已入長江。

東南互保之舉。功在大局。論者或咎之。以爲王綱之墜。此其弊端。故時人有詩云。左轂爭鳴青史在。君臣大義未銷亡。卽持是義。然大臣以安宗社爲重。況

兩宮困於危城。詔旨半山矯託。權宜靖變。事豈得已。聞宣戰詔下。劉忠誠密詢於李文忠。文忠答曰。此亂命也。粵不奉詔。適盛杏孫建議與駐滬各國領事訂約互保。忠誠遂商諸文忠。毅然行之。張文襄初頗持重。至是亦贊其議。互約之有成者三公力也。趙鳳昌惜陰堂筆記云。拳難既作。各國兵艦泊滬者。即分駛沿江各岸。英水師提督西摩決直入長江。何梅生商之余。欲與西摩商阻外艦。勿令內侵。其各省埠僑商教士由督撫聯合立約。負其保護。但思無任其樞紐者。因往勸杏孫任之。杏孫猶慮端剛用事。已無中樞。余謂可由各督撫派大員來滬。會滬道與各總領事立約簽字。公暫爲樞紐非負責也。於是定議分電沿江海各省。復由沈愛蒼赴甯陳說。尋各省覆電至。皆贊成。乃由杏孫擬約八條。余爲酌增兩條。就滬集議而定。保境綸言重審機。何督群帥有依違。相公囊智高天下。引線飛符妙指揮。

互保之約。東南督撫實取決於榮文忠。故庚子五月間電旨有云。此次之變。事機難出。非朝廷意料所及。大局安危。正難逆料。沿江沿海各督撫。惟當相機審勢。極力辦理。尋又有旨。費端已開。收拾難料。命各省保守疆土。援濟京師。聯絡一氣。共挽危局。曰

相機審勢。曰保護挽危。與互保之舉。正相銖對。當各省派員就滬議約。滬道亦有今日訂約係奏明辦理之宣言。則是舉之山中樞主持。已可灼見。不得謂爲群帥專擅也。

皇華次第出征。垂氣俄看欺段露。虛奏陽關君莫怨。眼前僥倖脫重圍。

是年舉行鄉試。雲貴兩粵聞甘諸省。皆已商試官。尋詔展試期。各試官皆先赴行在覆命。次年辛丑復舉雲貴兩粵鄉試。并補行庚子恩科。其餘各省則於壬寅年兩科併舉。辛丑所試仍八股。壬寅則已改試策論。兩年間遷變如此。

勝落朝官唱董述。征途處處法壇高。傷心楊柳青邊路。多少冤憐沒野蒿。

京津鐵路既斷。京朝官避亂南下者。或遶陸軍行。或由潞河至津。易運河舟。沿途匪氛猖獗。滄州獨流間尤甚。遇之即須詣壇焚香上表。往往全家俱盡。有一宦家女卸金鐲不得下。匪斷腕取鐲。而投女於河。浮尸塞流。行舟爲阻。

五佛冠高被髮森。銅街一過萬家瘖。從他重畫長圍策。咫尺難窺紫竹林。

拳匪中有披髮戴金箍者。有戴五佛冠者。有背飾四旗

者。捉刀橫行。塞衝充路。所至必呼大衆預備齋飯。送至某處。其在津屢攻紫竹林。西人將界外房舍悉燬。而備布以麻包。以數人扼守。每舉衆來攻。發槍擊殺數人。餘衆即退。以數萬之衆。攻數十洋人。而始終不下。是足見黔驢之技矣。

諸馬深池語嚇蠻。幾曾一鄣敢當關。尺莖橫掃千頭落。夢摘銅螺唱凱還。

拳首張德成。在津設壇。聲勢烜赫。然不敢敵洋兵。惟務爲大言。嘗執秫積半根。向空是之曰。紫竹林毛子頭落百餘矣。又取銅螺螺絲若干。夸示人曰。此吾昨夜入紫竹林。於洋砲上摘來者。彼輩皆無用矣。所言荒誕多類此。

如花小隊擁蓮臺。聖母初臨躍道開。迎入射堂催下拜。北門節度捧香來。

天津紅燈照。與拳壇並峙。中有九仙姑者。尤妖冶。自云有神術。又有黃連聖母。爲九仙姑之母。彼中特崇奉之。每出。則左右擁護者皆紅燈照女子。大吏以己之輿仗導迎入署。亦焚香頂禮。自是益肆行無忌。城陷後母女皆爲西兵掠去。週示各國。不知所終。連關剽掠進命鑾。新啓雲津點將壇。昨日戟門迎上客。紅箋三字義和團。

直督奏保拳首多人。中有靜海之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安之王德成等。稱其調度義民。爲國効忠。俱得傳旨嘉獎。袁太常疏劾其於鄉曲棍徒。縱加攻語。爲錄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爲甚。又謂其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間無賴。聚衆千百。持義和團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之分庭抗禮云云。此公久官中外。博博球至此。毋乃揣摩迎合之過歟。

猶是魚龍百戲陳。烟沽已有問津人。螺舟擊破誰曾見。虛賺天書獎義民。

時洋兵已至大沽口。提督羅榮光率師禦之。飾敗爲勝。直督據以奏陳。略云。由紫竹林分路出戰。官兵四路分應。義民亦竭力相助。連日擊壞彼輪船二艘。殺獲不少。并奏保曹福田張德成忠勇可恃。有昭宣示戰績。先行海官嘉獎。俟事定再予加恩。次日又奉上諭。凡七百餘言。有彼恃詐力我恃人心之語。蓋誤信奏報屬實也。

白日何時照覆盆。獨流嗚咽若聲吞。當年雁戶銷沈盡。蘆葦風悲血水渾。

張德成騾獨流鎮。恣意燒殺。蹂躪爲直屬之最。其地爲前天津令謝子澄率義團禦匪處。雁戶者。長蘆蘆戶之別稱也。

麥餅朱書降兩期、家家傳送莫參差。背鞭絕似麻姑韻，神印翻天那許窺。

滄州區首爲王之臣。亦皆降。西兵將至。其頑如故。以麥麵爲小餅。上有朱字云。廿九日下雨。令換戶傳送。不降者突立至。又自謂得翻天印。有近村一舉民索觀。之臣怒。兵令長跪。鞭之幾死。曰。印乃神聖至寶。汝何人。敢作此妄想。由是人益畏之。

勤王兵甲突飛來。不作功人作罪魁。快意一鳴當小敵。朱家河畔動驚雷。

拳衆圍攻朱家河教堂。久不下。適陳雨人按察動王過境。因乞助攻。陳固函莽。發巨礮轟之。立破。殺戮甚慘。後來議論索罪魁及之以此。拳匪聞見錄謂李鑑徵軍至景。豐軍奮力攻乃破。或傳聞之異也。

錯訝神開下綠霄。齊軍紅帶亦垂腰。虎賁貌似尋常有。肯受虫頑斗米招。

庚子六月。金州鎮夏辛酉率隊過滄州。北兵皆腰束紅帶。拳衆以其類己。疑爲同教。乃馳書約其爲內應。以攻取滄州。蓋東村匪所爲也。夏不應。諭日卽拔隊去。其說遂勝陳澤霖矣。

騰踏休歌曳落河。此曹鬪智本無多。不分真贋分新舊。狡獪方操入軍戈。

滄州范家疇營教堂四周圩牆甚固。拳衆數千攻之月餘不克。忽有新拳數百。載大砲來助擊。衆大喜。果一擊而下。塞門既破。新拳先入。舊拳蜂擁從之。突倒戈反擊。欲逸出則門已塞斷。死者千餘。始知新拳非拳。教民飾爲之也。

裝巽旗箭擬高牙。帳下群兇擊柱譁。迴拂綸巾誰氏子。黃袍一旦竟身加。

青縣史家莊拳首某。客位列令併令箭。或殺某人。或搶某村。皆發令行之。南皮祿官莊拳首潘某。每率衆出劫掠。必衣黃袍。戴綸巾。執馬尾幡拂。以指揮衆衆。冤殺亦百餘人。

羅拜居然擬紫宸。松棚樓殿野田濱。尋常狗腳汗青史。不意僞冠有此人。

某拳曠者。滄州南鄉人也。素無行。拳衆奉以爲帝。其下置宰相軍帥。餘則大師兄二師兄而已。於野田中結棚爲殿。製洋布黃袍奉之。衆相率羅拜。追剿拳令下。始去尊號。竟免於刑。

異派尋源未易殫。流傳青縣又滄深。白陽別教君應是。且杖麻衣素練冠。

青縣及滄州濰州。皆嘉慶時教匪流行處。庚子秋。又有南來拳匪。數十人爲一隊。皆練冠麻衣。持喪杖。

如孝子狀。不知何派。豈自陽教之副支耶。

飛渡礮鐘氣已驕。封章諱敗亦無聊。破車雲黑  
茄聲苦。似爲將軍唱大招。

洋兵至京清。提督羅榮光猶抱稱戰勝。爲京朝官所  
劫。後與洋兵戰。軍潰陣亡。雖死國。而特論薄之。  
橋頭飛礮大星沈。白堊長城寇始深。生理已窮  
求死所。側身鈴閣幾沈吟。

聶功亭軍門。匿居督署。憤甚。已有決死之志。洋兵  
至津南。聶督隊與戰。衣冠立海光寺南大橋上。故使  
洋兵見之。其牙將哭勸下橋不聽。俄一礮飛至。遂陣  
亡。自是洋兵長驅直入。無禦者。

破陣龍驤舊著名。忠骸收得凜如生。堂堂戰死  
猶蒙詔。潮咽蘆臺有恨聲。

功亭戰死。王懋宣提軍爲其牙將。實收其遺屍。爲余  
言。乘夜冒鋒鏑。周涉叢莽中。浮尸壅塞。賴有辨髮  
班指可辨。始摸索得之。殮以禮。護其喪南歸。途經  
滄州獨流等處。拳壇林立。猶屢瀕於厄。其風義良不  
可及。聶軍於甲午之役。著稱驍勇。武衛五軍中。錄  
銳稱最。端副等柄政。入奉案言。猶深恨之。故郵詔  
中有多軍訓練不堪一試之語。迨和議定。始予諡忠  
節。並錄用其諸子。

糧盡劫罷劫軍鋒。又斫營前賣菜傭。儘道養廉  
終一決。怒雷突下走蛇龍。

庚子一役。近畿各軍。勦率最力者。推提督梅東益之  
樂字營。幾於名滿中外。有贊其軍幕者。言梅初頗持  
重。屢爲拳衆所侮。皆忍之。既而拳勢益張。劫樂營  
糧臺。又劫其軍械。諸督帶忿甚。同調梅請決剿匪。  
且有養廉成患之諷。梅曰。吾豈怯哉。誠恐波及百  
姓。故不忍耳。因泣下。後二日。拳首王之臣派拳守  
各城。不許進水。又徧填城中各井。適有賣菜者息營  
門外。數拳追至。禁勿得售與營兵。且舉刀斫之。拳  
帶范天喜大怒。矯令開槍。擊斃數拳。衆拳涌而前。  
遙聞呼老師。聲如萬鬼哀嘯。樂軍迎擊。復斃數十  
人。餘衆竄走。又乘勝追殺。凡死千七百餘。王之臣  
率數十拳逸去。樂軍追至南草壩。隔河發砲。破其巢  
穴。次日復率兵至山呼莊。王之臣已逃。焚其居而  
返。自是拳衆仇樂軍益甚。梅不得不力主剿矣。  
傳河南北伏竊賊。鼠穴滄州一掃空。到此聽親  
猶袒寇。亟傳矯詔罷元戎。

范營痛勦拳匪。滄境頓肅。餘匪或潛踪傳河以南。或  
自河西迂道北去。有滄南拳自節署挂號歸。其舟高  
懸匪旗。意在夸耀。練勇截而擒之。中有齊邦高。卽

豈言殺帝者也。自是後來者皆掩旗而過。亦有詔開東益賁州提督缺。罪其剽奪也。

揚揚赤帕擁鳴騶。塗炭衣冠在道周。已報北來回紇馬。元戎傳檄索耕牛。

率目擁仗揚揚過市。司道遇之皆避道。一日某司途遇之。衆拳大呼下轎跪接。卽長跪道旁。又呼脫帽。卽免冠露頂。俟率過始徐徐登輿去。匪等索供億。悉索應之。聯軍已迫津。制府猶傳檄各州縣。每時索牛二十匹送津。不知其何用也。

銀喜官能緩歸航。及見揚塵恨正長。腸斷浮尸丁字水。鶴聲叫徹月昏黃。

張次珊年丈由翰林御史官至通政司參議。京察沐官。留滯都下。至庚子夏始南歸。過丁沽。浮尸塞流。不得濟。乃改道汴洛襄樊以達江漢。有浣溪沙詞述丁沽阻兵情事云。曲曲芳隄淺淺河。微風吹過萬層波。橋柔無力奈伊何。申浦湖黃鷗夢斷。丁沽月黑鶴聲多。

明朝愁是雨滂沱。言外無限感慨。

春官小錄誤書名。鏡裏頭顱暗自驚。潞水無情應有悔。年時吹皺甚干卿。

劉葆真太史可殺。自相額有惡紋。壬辰舉會試第一。街頭所售紅錄。誤其名爲可殺。益心惡之。尋入翰

林。念詞臣無犯刑辟理。惟科場法重。然不考差則賒貸益難。於是每試皆草草。不望得差。亦竟不得。庚子出都。乃於潞河途次被害。惡讞終驗。或云。劉未第時。館其戚某公家。有庖人私婢。爲所見。訐於主人。逐庖人去。庖人深啣之。適爲率匪首領。於途次相遇。遂劫以去。始終無耗。果爾。則其遇害可無疑矣。足爲少年好事者戒。

赴緊誰令縱巨魚。群狙挾制益焚如。戕官仇役從誰恣。天網寬如法網疏。

涑水之變。罪首爲蔡培。卽戕役楊管帶福同者。嗣爲縣役捕獲擊獄。拳勢方盛。縣官瞻顧未決。既而率益張。衆拳迫挾縣官。必釋蔡。否則戕官。不得已釋之。既出。卽踞坐縣堂。將捕役尋至。立殺之。縣官無如之何也。後爲范天喜軍所獲。乃伏誅。

歸權新安識血腥。蟲沙同盡有奴星。平生錯認麟洲記。悔不青箱付六丁。

羅人令熙祿。爲緩臣太僕之弟。需次直隸。奉檄治贖於豫。聞拳亂。遂回津謀挈眷。舟行至新安遇匪。搜出西書。指爲教民。竟殺之。兩僕相泥首請代不許。旋亦殺之。僅一幼僕逃至滄州。爲人述其事。

團衆前驅後隊隊。陣旗稍卻即揮戈。津橋一戰



群魔盡。辣手終推馬伏波。

孫忠節戰沒。有詔調浙江提督馬玉昆駐津。馬至。即迫令曹福田張德成赴前敵。曹等固言時未至。馬強迫之。使率匪萬餘當敵鋒。馬軍自後督之。稍卻。即揮兵痛擊。死者千餘。次日天津陷。各軍恨率衆刺骨。見之必殺。萬餘人殆盡。曹張二匪遁去。

雜沓通人類。沿街影斷太平車。相逢莫笑紅襟燕。只恐飄零命不如。

庚子時。津人呼東洋車爲太平車。以率衆譁洋字也。急時出走。一車之值。數千至十數千不等。車中必用紅被滿罩。婦女尤帶紅色布物遮蓋。或首蒙紅帕。否卽以爲汗穢而殺之。男子出行者。亦皆於襟前挂紅布數寸。以示信匪。途值匪衆。相率停避。呼曰跪則皆掩。婦孺有叩頭不止者。見管錫拳匪卽見錄。

拆軌丁丁響未停。紅燈聚處盪春尾。礮礮聲過人聲寂。但見空烟一道青。

拳匪聞見錄載庚子五月夜間所見云。升屋見東北人聲衆處。紅燈炫耀。橫趨東南老龍頭一帶。雜以毀拆鐵路之聲。突東南火光發。砲聲如急雷。直向紅燈聚處。卽見數百燈光。盪搖不定。第二砲又發。燈光遂散亂退落。瞬息間人聲盡息。點火皆無。蓋拳衆受創

敗退矣。自始至終。不逾兩刻。可憐亦可憫也。

東南劫急避槽飛。萬衆鷓泥未脫圍。莫憊危舟風不度。浮家兒女且相依。

聯軍陷天津。自東南二門入。居民避難者。爭奔赴西北二門。甕城迫狹。壅塞不得出。賊壓死者千餘人。墮得舟者。以河道窄。亦筋節壅滯。河下船隻。較輓相接。每船皆數十人。男婦老少。雜沓擁擠。西沽一帶。戰聲切近。砲彈橫飛。然視無舟可附。踉蹌前行者。已若仙凡之別。參錄庚子紀事及拳匪聞見錄。海光寺燼碧波寒。講武堂空劫燹殘。都是承平游幸地。年時獻賦記迎鑾。

天津海光寺舊有行宮。光緒中醇賢親王閱海軍。猶駐節於此。又河東柳墅行宮。地濱運河。乾隆時南巡過津駐蹕。諸生獻賦得賞。載在郡志。李文忠於其址建講武堂。二者皆燬於庚子之役。今海光寺故址。殘鋪尙在。柳墅爲海河公園。斜陽古柳間。感慨係之。

崖柴國與古希聞。截地寧堪限海氛。脫得黃巾迎馬首。大人北部已如雲。

拳衆所至。毀鐵路電竿。以爲交通既絕。西師不復能至。及天津陷。餘匪爭解衣帕。散履民間。且多有迎降引導者。曩日西人爲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風變爲媚外。蓋自此始。

# 庚子詩鑑 (三)

## 龍顧山人

王鵬塚指節樓濱。姑息幾令誤致身。子解殉親  
臣殉國。河山碎後見完人。

津城陷時。裕督初不欲行。鄭鎮軍灼三強負以出。行  
數里。圍人始牽馬追及。於是並騎至北倉。居民家草  
屋中。筆札待理。則覓村學究暫任之。裕日以小槍自  
隨。鄭恐其身殉。朝夕不離左右。一日報敵人來攻官  
兵已退矣。裕令鄭以視確否。鄭甫及外室。即聞小槍  
聲發。裕已自擊倒地。須臾而絕。遂草草殮之。裕子  
熙元。爲國子祭酒。京師陷。亦殉。

登陣猶有老龍橫。三日相持未息兵。不死陣前  
死階下。蒼頭遺恨料難平。

拳匪聞見錄有云。管某者。爲馬景山部將。分統三營。  
當津城南面。與洋兵鏖戰三日。因無接應。退謂馬曰。  
吾力已竭。請別遣代者。傳兵士少休。馬曰。戰事方

殷。焉能休息。仍促往督戰。管憤甚。出怨言。馬  
怒。大呼曰。謂我不能取汝頭乎。起拔壁上刀。一舉  
手。管撲於地。遂殺之。

未掃天機隕將星。北倉月暗夜潮腥。囊金終脫  
兇頑手。殘客秋戲話驛亭。

北倉失守。統領蔣遇春陣歿。先是。蔣以八百金託幕  
客吳韻濤携以出。吳慰北倉客舍。遇其友張某。因共  
棲止。夜聞我軍敗退。急整衣走。張勸其棄金。吳曰。  
蔣公所餘止此。吾安忍以顯沛棄之。中途走相失。吳  
冒險出北倉。驟傷車毀。其人幸無恙。途中屢遇拳匪。  
縛而欲殺者數矣。金竟不失。卒訪蔣眷屬於滄州。悉  
以歸之。若吳者。不負死友。亦古之人哉。

衆醉原知直道難。海城遺壘潑波寒。一言決戰  
身拚殉。莫謂孤臣有兩端。

海城李鑑堂督部。在官有清節。時方巡視長江。與聞東南互保之議。尋率師北上勦王。東南大吏方望其建言息兵。及抵京。端剛等又迫使主戰。難於左右袒。乃奏言今日事終歸於和。然必先之以戰。遂督師出。與聯軍戰不勝。欲再舉。而師又潰。退至通州。自盡。蓋逆知其策之不能用。故拚一死報國也。

朱鳥招魂碎竹哀。陣前如聽唱檀來。晉軍同挫齊軍潰。淚墨荆門盡史材。

荆門蔣則先刺史楷。嘗佐李鑑堂戎幕。有詩哀之。中云。七月壬子成師出。聞道楊村已前失。應兵直向敵來處。敵軍已據河西務。癸丑甲寅鋒屢交。先鋒左軍當前茅。晉軍同逃同敗退。陳書未戰先魂消。丙辰齊軍猶備戰。先鋒左右軍不見。通州城下方不支。通州城上揚白旗。觀其所逃。則李軍尚非望風奔潰者比。異日資補史也。

風義堂堂兩幕賓。河西歸骨脫兵塵。平生氣節心期在。把臂居然德有隣。

是時佐鑑堂幕從殉者。有二人焉。一爲王梅岑編脩廷相。嘗官御史。以言事回原衙門行走。庚子時佐其軍。聞鑑堂死耗。尋其尸。至河西務。痛哭投水死。其子履豐。救之不及。亦投河。遇救以免。事聞贈編脩五

品卿。賞履豐主事。一爲味春侍衛鍾祺。漢軍馬氏。襲一等子。官二等侍衛。嘗佐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幕。鑑堂奉命巡閱長江。辟入幕爲助。從入鄒勤王。及鑑堂卒。以禮殮之。歸其柩京師。次日京師陷。亦自盡以殉。事聞。贈頭等侍衛。優卹。

鶴列騰騰去不還。驚傳墨騎出神山。兜鍪別進匡時策。亟遣犀軍破水關。

時聯軍任前鋒者爲日本兵。大沽北京間鐵路電竿爲拳匪拆毀。日軍節節前進。次第偕復。而京朝中情味如故。武臣某於召對時謂使館久不下。由於專用陸戰。亟宜選調戰船。力攻水關。出其不意。必奏奇捷。都人傳以爲笑。黃石孫太守丈有詩述之。

喊殺聲高雜砲聲。秋衾夜夜夢魂驚。鬼車叫處陰雲黑。環擊難分前後營。

都城入夜砲聲不絕。皆董軍攻使館所發。洋兵以逸待勞。每值陰雨之夜。輒出疑兵擾之。董軍前後營自相環擊。伏尸縱橫。皆袍澤也。見書船庸談。

捉車無奈隨軍騷。列肆傭徒散似潮。手拿肩包人過盡。西風菜市晚蕭蕭。

董軍初皆駐內城。至七月初旬。忽撤其半。分駐城南。挨戶搜索軍馬。不堪其擾。各商肆之傭保學徒。各遺

歸鄉里。雨傘肩包。數里間絡繹不絕。菜市攤肆亦停止。咸知事變在旦夕間矣。

徒步無由赴紫宸。眼前金虎隔宮隣。絕憐清切黃樞地。侍直朝來只一人。

是時朝官車馬多被掠。事急時。前三門掩閉。別遣八旗兵扼守。內外交通竟絕。樞僚居南城者。皆不得入直。故聖駕西幸之日。在直漢章京只鮑太守心增一人幸得區從。

飄泊金輿付夢談。天門晚出見戈鋌。絲綸閣下三千禮。函鐵曾師鄭所南。

有供事內廷者言。是日同事到者只三人。聞兩宮西幸。急將重要公件捆地爲坎燒燬之。至正陽門不得出。各街口已有洋兵扼守。途逢男女逃難者。擁擠於路。望大城中。火光燭天。沿途男女逃難者。擁擠於路。東望齊門集騎兵。長橋密樹隱紅旌。瓊華信殿無消息。但聽城磚碎聲。

都城登陴者言。聯軍陷京之日。遙見洋兵廿餘人。於齊化門外大橋。架巨礮攻城。橋東樹林中。隱有兵卒。每發一礮。城上磚木坍塌。作霹靂聲甚巨。攻至日夕。洋兵撤去。城樓已殘毀不完矣。國初於瓊島上置信礮。有警發之。則八旗兵皆入衛。今無知此故事者。

無復軍書夜刺聞。曉來荆陌動征鞦。都人遙見纓頭入。猶道師來自隴西。

聯軍入永定門者。以印度兵爲前鋒。都下先有馬安良率回部入衛之說。至是見印度兵以花布纏頭。則相語曰。馬安良回兵來矣。直至聯師瓦德西出示安民。始知城破。於是又有謂爲西洋回回者。

烈燄光中萬怪馳。燒香聲斷礮聲移。叩關不是王孫報。外事深宮那得知。

城破之夕。城南居戶。聞往日礮聲在東北者忽移向東南。較常時尤烈。升屋遙望。內城火起。凡十數處。皆舉衆所爲。前此每夕必有拳匪結隊高呼燒香。至是頓寂。貝子溥倫夜叩宮門。報知警耗。兩宮遂決出走。矯詔徵聞觀虎臣。綸音待布迫蒙塵。若教唱到符鳩曲。民氣三河恐未馴。

是年七月二十一日。有旨。梅東益前在滄州戕殺義民。殊堪痛恨。著卽行正法等語。未及頒布。而次日京城不守。事遂變。滄人之於東益。倚之若長城。視之若父兄。此詔若布。必至激變。其不及行者。大局之幸。非東益一人之幸也。

仗旄慷慨扼重氣。礮石橫飛斷障雲。一齒付歸心早決。天門屹立故將軍。

寧夏將軍色普徵額。宿將也。先後從瑞相僧王征捻。轉戰南北。智勇過人。由副都統擢寧夏將軍。未赴亂作。奉命守西華門。又調守正陽門。逆知城必不保。以一騎付僕。致其家。俄而聯軍至。發巨礮轟城。與守陣將士俱中礮死。亂後求其尸不得。遂以齒葬。事聞。贈太子少保。予諡壯恪。

爾銜幾輩效登陣。鐵騎來時偃戰旗。最痛燔琮歸一燼。松巖奇烈幾人知。

松巖將軍延茂。由進士部曹歷官至黑龍江將軍。嘗建諸興學校。儒使才。繪方輿。攻險要。皆當務之急。上嘉納之。庚子之役。與弟廷芝同守安定門。城陷。兄弟俱殉。將軍妻李氏。廷芝妻唐氏。延蘭妻董氏。延泰妻李氏。延衢妻李氏。延濼妻陳氏。及廷芝女二。延蘭女三。凡十二人。皆從將軍引火自焚。事聞。悉予旌卹。予將軍諱忠恪。卽其殉難之處建專祠焉。旗幟千家蟹字橫。義民棄甲各逃生。六街傳徧新文告。年號前頭一字清。

各國分轄京師。凡居戶皆頒給西文旗幟。於門外懸之。其安民告示由聯帥瓦德西署銜。仍用光緒年月。上有清字。不加大字。禁禁城各門。禁外兵不許擅入。傳聞西狩賦車攻。倉卒微行宿衛空。終古馬嵬

同此恨。無情宮井葬春紅。

余於六月初旬出都。其時宮中卽有西幸之說。榮文忠知事機危迫。且密括各路車兩數百於保定待命。及京師陷。兩宮倉皇出走。僅得貨市車數輛。帝侍太后乘其一。后率大阿哥乘其一。餘車官眷分乘之。貝子溥倫扈從。特出宮。太后召珍妃至。曰。國難至此。勢無苟全。盍速自決。妃曰。婢子從太后耳。奉太后衣跪泣。太后益怒。卽命太監崔玉桂推之井中。上飲泣。不敢置一詞也。會復置太史賦落葉詩多首。託名爲閩人所作。金鐘孫王燕泉各賦宮井曲長古。皆紀是事。出蹕先經萬壽園。烽烟催發露銷魂。瘴飢携尸殘餐餌。愁憶承平玉食尊。

兩宮出西直門。先至萬壽山頤和園。方治食。且檢點細帳。忽警報至。倉卒復行。檢篋中尙有鮮鯉數匣。遂携之。途次乏供億。頗得力於此。董綬金壽柏庸談云。是日遲明至頤和園。令熬粥未熟。忽訛言聯軍追及。乃復發。途中僅得燒餅麻花充飢。與余所聞小異。列仗攔街盡外兵。御門傳說帝行成。請留備得東朝餼。拭目中興屬聖明。

聯軍入京。各街市皆有西兵立仗。外城謠傳德宗御門見各使。已定和局。固屬市井之談。然余聞事急時。

德宗嘗請太后西幸。己任留守。萬一得請。則由德宗親政。與各友邦提攜。竟行變法。未必不成中興之局。一誤再誤。豈非天哉。

殘園擁蹕尙揚旗。七貴宵容諷諫辭。車後侍中

兩官出走。端邸聞信。帶拳追及。卽扈衛同行。參衆在途。搖旗吶喊如故。訛言洋兵將至。旗員某言。旗幟爲人集目。蓋暫僞之。衆衆怒。目爲奸細。并其二僕刺之。其人姓名不傳。或曰。京旗副都統也。

仗戈辛苦護珠鞍。戎馬關山步步難。手刃豺狐

清蹕路。嶄然風力一材官。車駕至沙河。甘肅布政使岑煊勳王兵迎護。自是西去。皆岑部甘軍扈衛。途遇潰兵來犯。材官林泰清步行。手刃其一。餘皆竄去。由是沿途肅然。見汪仲虎

庚子紀事詞注。

路出居庸避彈馳。一車內外有安危。播遷倍覺

君王重。止孝天心亦止慈。江安糧道胡廷先官西安守。督辦行宮供億。爲西安官詞多首。有云。播遷倍覺君王重。輿蔽方知聖母慈。注謂駕出居庸。上在車內。慈聖坐轎上。突飛彈四起。上固請易位。慈聖曰。帝繫宗社重。余老矣。殆無妨

也。蓋當日開宮監追逮者。

漸經貫市到懷來。令尹迎鑿麻舍開。終是侯門

知禮數。翟榆跪進傍妝臺。兩宮行抵懷來。知縣事者爲吳漁川水。會憲敏侯塔也。迎入署。太后與帝后宮眷等。卽止於內署上房。出其夫人衣飾進御。趙坡隣爲漁川賦懷來行有云。三間麻屋住東西。六校軍屯護前後。滹沱豆粥遠臣工。舊編天吳進妃后。語皆紀實。時兩宮在患難。深諒供億之艱。而尙寺輩氣欲橫。賴太后訓諭之乃定。

屬車狼狽擁紅巾。無復千官拜路塵。北去依依

宜府月。漸看星斗備鈎陳。懷來以西。經宣化大同。卽前明武宗游幸處。明代嘗置宣大總督。兩宮由此西巡。車騎兵衛。以次漸集。翟文慎回鑿磨。追述其事。所謂灑沛至懷來人馬略駢闐也。

藩臣北衝入關門。詔令前驅負弩奔。倚馬少年

才十倍。飛書忙似趕烏墩。岑雲階督部。時任甘肅。職裁綠營。而餉不濟。兵圍藩署。勢將激亂。張馨白佐其幕。爲解圍計。勸其北上勤王。自蘭州晝夜騎馬疾馳。凡十八日而至都。榮文忠命在居府候駕。迨兩宮至。卽命赴前驅。預飭地

方官備供應。途中泣我泣。皆堅白一手佐之。有時馬上具草。趕於前站呈進。厥後竭力保之。謂其才勝臣十倍。由此。趕烏墩者。隨扈樞僚草詔。欲自見捷才。趕至腰站進閱。與此適和類也。

翠華漸近晉山河。啼鳥如聞帝奈何。傳徧興元哀痛詔。淒涼豆粥話滹沱。

兩宮途次有詔以播遷始末布告天下。素衣將散。豆粥難逢。卽詔書中語也。時樞僚隨扈。只鮑太守心增一人。此詔卽出其手。大樞王文勤奔赴行在。於中途追及。亦隨得入誓。先公追述樞廷諸老軼事詩。所謂七十老翁翁抱印趨行在也。軍機處銀印。存於大內。每出巡則由兵部沿途齎送。是役由文勤齎往。亦出權宜。異言鶴突犯變輿。授首應知罪有餘。太息公卿雞狗賤。輸渠姓字見繪書。

駕至介休所屬之義安村。突有義和團頭目郭敦源。直闖御前。指上爲二毛子。欲遮留聖駕。慮從衛軍亟捕之。訊明係拳目不諱。有詔卽於其地正法。介休令陳日梯。坐縱容拳匪革職永不叙用。詔書中但云異言留殿衝突儀仗而已。

太行佳氣接天浮。暫引金輿駐節樓。風鶴又催千騎去。徐溝道上過中秋。

兩宮抵晉。以巡撫署爲行宮。貢院爲軍機公所。隨扈臣僚散居於官宅民舍。一切規制。悉從簡陋。會聯軍又自保定西指。或云西人擬晉省之富。有所觀觀。或云因晉撫毓賢仇教慘戮。將圖報復。皆臆測之辭。消息既繁。兩宮乃復由晉入陝。余是時奉纘妣避地太原。以中秋後二日南歸。途經徐溝等驛。皆軍華曾經之蹕路也。

彈蕉尺疏動天閣。功罪何勞仗劍論。郊甸誰令君父辱。此中憤懣正難言。

劉幼雲學使。有疏劾毓賢濫殺殃民。毓因之開缺。憤甚。仗劍訪劉問罪。劉曰。吾所言者公也。君所行者亦公也。是非功罪。有青史在。毓爲氣折。劉迎鑾疏有云。前者崢嶸初舉。時廬深宮宵旰之憂。茲乃郊甸遠陵。驚聞君父非常之變。五中憤懣。涕泣難名。當時傳誦。

行止踟躕事兩難。側身雁塞意漫漫。馱鈴搖夢過王屋。八月霜風裂葉寒。

余之奉母西行。冀先公處從至晉於此杵。迨駕至而先公不及隨。北望燕雲。心膽摧裂。時井陘一路方阻兵。因謀於幼雲文。將取道雁門入都尋父。計已定。而權慈止之曰。汝行良是。但吾與婦孺等將何以爲計。

乃止。既而聞兩宮不日幸陝。念留滯非長策。且資斧垂罄。始謀南歸。貸於幼穉文。得五百金。晉撫錫公清躬。假以馬隊八名。護送至漢。

上相脚圖長誘書。國門再入望霓如。西洲故事原非僭。地主何妨且自居。

京師既陷。張文襄諭知西例戰敗國君播遷而留守大臣請和者。即可開贖。因勸李文忠以地主自任。文忠從之。會英外部電諭其駐滬總領事。謂英廷夙重江楚二督。今專恃二人主議。令詢其意見。文襄電復。請英邀各國速派全權與李中堂開議。厥後李爲全權大臣。而並派劉張二督參預和議者。以此。若慶邸之同充全權。則由李電請。以族員備數耳。

聞道灰釘索重臣。廟堂持重尙逡巡。潯龍行健誰能料。一叱居然正氣伸。

抵晉時。端王等尙在政府。既而文忠出議和。西人謂必先懲罪魁。而慈聖猶豫不發。文忠計無所出。乃使臺諫以遷延誤國劾己。始得乘機進言。一日召對樞臣。端等猶持謬論。德宗忽盛怒曰。爾曹誤國至此。尙不退耶。立叱去之。命王文勤獨留草詔。罷端等樞直。於是文勤獨對者歷兩旬之久。迨榮文忠馳赴行在。漸乃誅竄首禍王大臣。而下罪己之詔。說者謂德宗自再

訓政以來。事事謹默。其得以專斷者。獨此事耳。海燕無心苦見猜。從亡失路儘徘徊。椒蘭剗後天階正。更待元臣補袞來。

兩宮途次有詔派留京辦事大臣。榮文忠居首。蓋端剛輩排擠之。不欲其赴行在也。時榮文忠已出都。外人以文忠所部皆攻使館。對之亦有微辭。故徘徊中道者良久。迨端剛等罷樞直。文忠知此後得行其志。始奔赴行在。與王文勤協籌善後之策。

歧路亡羊事更歧。東南定策有然疑。鑑堂戰死芝軒相。禍福悠悠豈自期。

當互保定策。李鑑堂以巡閱長江曾與簽名。鹿文端方撫蘇。獨有異議。劉忠誠慮其牽掣大局。因勸其帶甲入衛。共至畿近西兵已迫。追視至晉。始得入覲。時樞府乏人。即日命以尙書候補。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由是久參密勿。洎進綸扉。使早至者。或且爲鑑堂之續矣。此中固有定數存焉。

弄塵傳札笑菰蔬。宰相如何不讀書。奪魄若非逢大鳥。會教斷脰付囚車。

剛子良協揆。著稱剛愎。生平少識字。有弄塵伏臘之喻。或謂其少日能文。不足信也。京師陷。西行至聞喜。得暴疾卒。相傳剛病中見楊潯川侍御現魂索命。



侍御聞喜人。死於戊戌之變。其說固非無因。然西人索罪魁急。而剛以前死幸免。又不能無疑於天道之疏也。

蓮池清閨護細纖。白髮文山老淚沾。家國與人知悔否。焚椒錄裏一家燭。

自滿漢合試以來。旗籍得大魁者。惟崇文山一人。其女爲穆宗孝哲后。后殉穆宗。文山旋乞退。其承恩公爵亦令其子葆初接襲。已無志於世矣。迨別立大阿哥。始再出。頗與廢立之謀。京師陷。將奔赴行在。至保定。極死於蓮池書院。葆初留京。聞洋兵入城。卽寓邱掘地爲坑。圍門併命。葉鞠裳侍講詩所謂蓮池殉後無唯類百口焚椒錄裏人。可哀也已。

徽徽迎鑾抵瀾橋。秋深南院駐鸞鑾。宮中早備金蠶讓。半壁烟銷恨未銷。

兩宮以九月四日幸西安。午抵瀾橋。百官馳迎道左。卽至巡撫署駐蹕。太后召對諸臣。謂曩在宮中卽聞有秦州之讖。出都後一言幸陝。制用心悖。秦州讖見於黃鸞禪師詩。其詩預言大滑一朝之事。有云。紅雞唱罷鬼神愁。寶位紛爭半壁休。願有金蠶能戴主。旗開八面下秦州。似謂庚子西狩。迄不知金蠶何指也。膳房炭庫列東西。高館終南斗極齊。寬達傳呼

幾幾聲。大官節縮到豚雞。

行宮分南北院。御廚房在東。炭房在西。終南山館爲帝寢宮所在。稍具花木之勝。宮中呼主管太監曰寬達。時給事御前者只數人。每月限茶膳勿過四千金。日限雞四隻。豕肉十斤。若別進時鮮。則於內司房領價。見胡廷西安宮詞注。

唱籌聲斷北風嚴。月殿深深護布簾。內勅傳宣官米進。恩波鳳沼篆親鈴。

行宮夜無唱籌者。門內邏卒數十。皆甘軍。每日召見巨工。在二重殿東室。門作月圓式。垂黃棉布簾。太后慮中官婪索。凡宮中支一錢一粟。必以朱文小印爲信。文曰鳳沼恩波。亦見胡廷詩注。

娥臺聖節罷梨園。舊苑繁華怕更論。龍稿幾雙剛進御。悄悄手纔出長門。

十月十日爲皇太后萬壽聖節。懿旨勿許進梨園。大小臣工叩祝如禮。冬至前一日。京師有官至行在。穆宗某妃附進履屨數事。太后顧之悽然。念京益切。亦見胡廷詩注。

娘子關前驍騎營。幾令欺議阻神京。嚴軍一戰知難恃。倭倖金牌預撤兵。

聯軍進據正定。有窺晉之勢。時江督遣湘軍宿將劉光